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у человека – это жизнь. Она даётся ему один раз, и прожить её надо так, чтобы не было му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но за бесцельно прожитые годы, чтобы не жёг позор за подленькое и мелочное прошлое и чтобы, умирая, смог сказать: вся жизнь и все силы были отданы самому прекрасному в мире – борьбе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Павел Корчаги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保尔·柯察金

译 者 前 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布尔什维克的优秀战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本素材撰写成的长篇小说。作者以顽强的精神、火一样的青春热情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一无产阶级英雄战士的光辉形象。

奥斯特洛夫斯基 1904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在贫困中长大，早年辍学谋生，洗过盘子，当过火夫，向往过传奇冒险的人生。十月革命胜利后，年仅十五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志愿加入红军，经历了国内战争的洗礼。当身负重伤转入地方后，他以同样的热情投身于发展经济、保卫和平的事业之中。当疾病缠身，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时，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在病床上创作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伟大的作品。1935 年 10 月，奥斯特洛夫斯基获得苏联最高荣誉奖——列宁勋章。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又开始着手另一部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卷本巨著《在暴风雨中诞生》。这部小说将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遗憾的是我们刚看到第一部，残酷的病魔就夺走了他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将一个革命战士战胜病魔、永不掉队的英勇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再现了苏联第一代共青团员如何克服人生道路中的千难万险，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真实画面。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就是这一代人的光辉典范。保尔从小在贫困的工人家庭中长大，饱尝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痛苦。他当过车站食堂的

小火夫，做过发电厂的工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苦难的生活炼就了一副不屈不挠的性格。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从匪徒的刺刀下救出了布尔什维克朱赫来。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面临着经济困难和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青年保尔在朱赫来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毅然投身于红军队伍，成为著名的布琼尼骑兵师中最勇敢的士兵之一。他和他的战友们曾一天向敌人发起过十七次冲锋，他一年中三次负伤，但是他始终战斗在最前沿。无论是在布琼尼骑兵师当兵，还是在地方做共青团工作和肃反工作，或是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修筑铁路，他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责任感和旺盛的工作热情都令人们钦佩不已。战争年代的流血负伤，建设时期的积劳成疾，使保尔完全丧失了健康，被禁锢在病床上。但是，他胸中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组织工人学习小组，培养青年积极分子，百折不挠地寻找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他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生活中永不言败的乐观的态度，克服了凡人难以跨越的障碍和艰辛，成为历史上、现实中青年们自强不息的一面旗帜。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将永不过时。

保尔对待自己的生活，采取了严肃、负责的态度。他的名言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成为千百万青年人扬起人生风帆时的伟大誓言！

为了使我国的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这位英雄的一生，我们依据莫斯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的版本翻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由于水平有

限，译文中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0 年 3 月于武昌桂子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第　一　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只见一个身穿长袍、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脸上皮肉松弛的胖子，正恶狠狠地对着全班学生喊叫着。

六个学生——四男两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胖子神父的小眯眯眼睛里闪着凶恶的光芒直瞪着他们。孩子们惊恐不安地看着这个穿长袍的胖子神父。

“你俩坐下。”神父向两个女孩边说边挥了挥手。

两个女孩急忙坐下，算是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那双小眼睛狠狠地盯到四个男孩身上去了。

“到这儿来，小东西们。”

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推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团的男孩子们面前。

“你们几个小流氓，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怯声答道：

“神父，我们不会抽烟。”

神父听后脸气得通红。

“不会抽烟，小混蛋，那面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烟吗？好，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没有？马上都把口袋翻过来！”

其中有三个孩子马上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了。

神父仔细地检查每一个人的衣缝，想找出烟末，但一无所获。于是，他转向那个没有翻口袋的孩子。他长着一双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你怎么像根木头似地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黑眼睛的孩子压抑着内心的仇恨，低声说道：

“我没有口袋。”然后用双手摸了摸缝合的衣缝。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糟蹋发面团这种坏事是谁干的?!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继续呆在学校里？不，亲爱的，这回可不会便宜了你。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求情，才把你留下来，这回咱俩该结账了。给我从教室里滚出去！”——他使劲揪住他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教室的门。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被吓得缩成一团，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保尔·柯察金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扎·布鲁兹扎克心里明白：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父家去补考，在厨房等神父的时候，保尔将一小撮烟末撒到神父家做复活节饼的发面里了。

保尔被赶出校门，坐在校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回家怎么办呢？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现在对她怎么交待呢？

想到这里，泪水哽住了保尔。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都是这该死的神父！我干吗要给他撒烟末呢？那是谢廖扎怂恿我干的，他说：‘来，我们来给这个讨厌的魔鬼撒点烟末。’我们就撒了。现在谢廖扎倒没事儿，我可肯定要被开除了。”

保尔与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了怨。有一次，保尔因为和米什卡·列夫丘科打架，老师罚他，不准他回家吃饭。老师怕他一个

人在教室里胡闹，便把他领进了高年级的教室，让他坐在后排的椅子上。

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解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数百万年，恒星也与地球相像。保尔听后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差点想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里可不是这样写的。"可是终因害怕挨骂，最后没敢吭声。

《圣经》课上，神父总是给保尔打五分，因为他能背诵所有的祈祷词，《新约》和《旧约》，甚至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何物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打定主意下次上课要向瓦西里神父问个究竟。于是，上《圣经》课时，神父刚刚落座，保尔便举手提问。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而不像《圣经》里说的是五千年……"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神父那尖锐、刺耳的叫声打断了。

"你胡说些什么，小混蛋？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吗？!"

保尔未来得及答话，就被神父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去。一会儿，被撞得鼻青脸肿、吓得魂不附体的保尔就被扔到走廊上去了。

回家后，保尔又被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来到学校，请求瓦西里神父让保尔回校上课。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可是，恨他却又怕他。保尔从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一点侮辱，当然也就忘不了神父这顿莫明其妙的毒打。他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流露一点。

后来，瓦西里神父经常找保尔的碴儿：动辄就把他赶出教室；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一连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从不过问他的功课，因而，复活节前他不得不和不及格的学生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父的厨房里，保尔把烟末撒在了为复活节准备的发面团里。

没有人看见这件事，但神父还是马上就猜到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涌进院子，围住保尔。保尔一筹莫展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谢廖扎·布鲁兹扎克躲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感到愧疚，但又没有办法帮助朋友。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休息室敞开的窗户里探出头来，他那浑厚低沉的嗓音吓得保尔浑身颤抖。

“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

于是，保尔胆战心惊地走进了教师休息室。

车站饭馆的老板已经上了年纪，脸色苍白，眼睛暗淡无光。他向站在一旁的保尔扫了一眼，问道：

“他多大啦？”

“十二岁。”母亲答道。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的：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时管饭，上班干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母亲惊慌地说道。

“那好吧，从今天起就开始干吧。”老板吩咐完，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纳，把这小伙计带到洗碗间去，告诉弗萝夏，让他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对保尔点点头，穿过店堂，向通往洗碗间的侧门走去。保尔紧随其后，母亲与他一边匆匆走着，一边在他耳旁悄悄地嘱咐：

“保尔，你要好好干啊，可别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看着儿子进了里屋后，才向大门走去。

洗碗间里大伙儿正在紧张地干活：桌上的刀叉盘子堆得像座小山似的，几个女工正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着这些餐具。

一个比保尔稍稍大一点的男孩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棕红色

头发，正在两只大茶炉前忙碌着。

洗涤餐具的大木盆里盛满了开水，热气腾腾的，弄得洗碗间里水汽弥漫。刚进房间时，保尔看不清女工的脸。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女招待济纳走到一位洗碗女工面前，搭住她的肩膀说：

“弗萝夏，新来了一个小伙什，派给你们，让他顶替格里什卡，你安排他干活。”

济纳指着被称为弗萝夏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向前堂走去。

“是。”保尔低声答道，并探询地看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弗萝夏。弗萝夏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从头到脚地将他打量了一番，仿佛在估量他究竟能干些什么似的。她把从胳膊上滑下来的袖子挽起来，用十分悦耳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你的活儿很简单：一大早就把这口锅里的水烧开，要保证开水不断；当然，木柴得你自己劈，这些茶炉也是你的事儿。还有，活儿紧的时候，得帮忙擦擦这些刀叉，倒倒脏水。事儿可不少，亲爱的，够你忙的了。”她说话带有科斯特罗马地区的方言，重音总是落在“a”上；她的这种口音，她那长着一只小翘鼻子、红扑扑的脸庞使保尔感到亲切愉快。

“看来，这个婶婶还不错。”保尔暗自思忖道，于是，便鼓起勇气问弗萝夏：

“那我现在干什么呢，婶婶？”

他刚说完这句话就愣住了：洗碗间里，女工的哈哈大笑声淹没了保尔后面的话。

“哈哈哈……弗萝夏有了个侄儿啦……”

“哈哈！……”弗萝夏本人笑得最厉害。

因为一屋子的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她的脸。其实，弗萝夏也

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浑身不自在，便转身问那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什么？”

小男孩嘻嘻地笑道：

“你还是问你的婶婶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的。”说着便转身向厨房跑去。

“到这儿来，帮我擦叉子。”保尔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的说话声。“你们干吗笑得这么厉害？这个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你，拿着，”她递给保尔一块毛巾，“用牙咬住这一头，另一头用手拽紧，再把叉齿在上面来回擦，要擦得一点脏的都没有。这件事在我们这儿可顶真呢，老爷先生们都特别留心叉子，要是他们发现有斑点，咱们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就把你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被弄糊涂了，“你们这儿的老板不就是雇用我的那个男人嘛？”

那洗碗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我们的老板只是个摆设，他是个窝囊废。这儿真正主事的是老板娘。她今天不在。你在这儿干几天就知道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跑堂的分别抱着一大摞用过的餐具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睛、四方大脸的人说道：

“干活麻利点儿，十二点的车马上就到了，你们还这样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保尔，便问道：

“这是谁？”

“新来的。”弗萝夏答道。

“呵，新来的。”说着，他用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将保尔推到两只大茶炉前：“当心，这两只茶炉时时刻刻都得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开水，你要把它们烧好。可现在，瞧，一个火灭了，另一个也只剩一点火星了。今天先饶了你，如果明天还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了。懂了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赶紧去烧茶炉。

保尔从此开始他的劳动生活。第一天干活时，他干得特别地卖劲。他知道：这里不比家里，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可这里不行，那个斜眼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盖住炉筒，把炉火吹旺，能盛四桶水的大肚茶炉立即火星四溅；他抓起脏水桶，飞快地将脏水倒进污水池；一会儿给大锅添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水已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累得筋疲力尽的保尔才走到下面的厨房里去。年纪大的洗碗女工阿尼西娅看着保尔消失在门后，说道：

“瞧这孩子，真有点怪，干起活来像个疯子似的，不要命了。看来也是逼得没办法才出来干活的。”

“是啊，小伙子真不错。”弗萝夏说，“干起活来不用人催。”

“时间长了就会偷懒了，”卢莎反驳道，“一开始都很卖力……”

保尔彻夜未眠地忙碌了一个通宵，疲惫不堪。早晨七点，他把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接班的男孩。这男孩看起来很凶。

他看到该干的活儿，保尔都已干了，两个茶炉全烧开了，便把双手往口袋里一插，咬紧牙关，啐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来，斜着白眼看着保尔，用不容反驳的口气喝道：

“喂，你这笨蛋，明天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应该七点接班。”

“谁想七点接班，就让他七点来好了，但你得六点钟来。要是你再　嗦，马上就给你来个肿块作纪念。真了不起，小兔崽

子，刚来就摆谱。”

刚刚交班的洗碗女工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男孩蛮不讲理的腔调和挑衅的举止激怒了保尔，他向前逼了一步，本想狠狠揍他一顿的，又怕第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没有动手。他阴沉着脸说：

“你放客气点，别骂人，要不，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明早我七点来。打架我可是好手，如果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往开水锅边退了一步，吃惊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到如此强硬的对手，顿时有些措手不及。

“好吧，走着瞧吧。”他低声嘟哝了一句。

第一天平安地过去了。回家的路上，保尔感到他用真诚的劳动换取了休息，因而心里感到踏实、轻松。现在，他工作了，谁也不会说他是寄生虫了。

早晨的太阳正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了起来。很快就可以看见保尔家的小房子了，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母亲大概刚刚起床，而我已经下班回家了。”保尔一面想着，一面吹着口哨，并加快了脚步。“虽然我被学校赶了出来，不过还不算太糟糕。反正那可恶的神父不会让我安宁，现在我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才好。”保尔一边走着，一边思忖。在打开栅栏小门时，他又想起来：“还有那个黄口小儿，我一定要给他一记耳光，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担心地问道：

“怎么样？”

“挺好的。”保尔答道。

母亲好像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可他已经明白了：从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他已经看见了哥哥阿尔乔姆宽阔的脊背。

“是阿尔乔姆回来了吗？”他忐忑不安地问道。

“昨天刚回来，再也不走啦。以后在机务段干活。”

保尔犹豫不决地推开门。

背对着保尔坐在桌旁的庞大的身躯转了过来，哥哥浓黑的眉毛下威严的眼光注视着保尔。

“呵，回来啦，撒烟末的英雄？了不起，你可真有能耐！”

哥哥刚回家，保尔感到与他交谈肯定不妙。

“阿尔乔姆什么都知道了，”保尔想，“阿尔乔姆肯定会连骂带打地教训我一顿的。”

保尔有点怕阿尔乔姆。

但是阿尔乔姆显然不打算揍他。他双肘撑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保尔，那目光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那么你是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学问到手，现在该去洗碗啦？”阿尔乔姆说。

保尔死盯住一块裂了的地板，专心致志地琢磨那儿冒出来的一个钉子。阿尔乔姆从桌子后站起身来，进了厨房。

“看来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时，阿尔乔姆心平气和地向保尔仔细询问了教室里发生的事情。

保尔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样调皮捣蛋，以后怎么得了呢？”母亲伤心地说，“咱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副样子究竟像谁呀？我的上帝啊，为这个孩子我遭了多少罪啊！”她唠唠叨叨地抱怨起来。

阿尔乔姆将空杯子推开，转向保尔说：

“老弟，就这样吧，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往后可得注意点，上班时别耍滑头，把该做的事都做好。记住，如果你再从那里被赶出来，我就饶不了你了。别再让妈妈操心了。真见鬼，你走到哪儿，就在哪儿闯祸，到处惹事生非。这下该收心啦。等在这儿干满一年后，我设法让你到机务段去当学徒，一辈子在洗碗间里

是不会有出息的，得学点手艺。现在你还小，等一年以后，我保证去找人，也许会收你的。我已经调到这儿来了，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妈不用再去伺候人了，不能让她为那帮畜牲当牛做马了。不过，保尔，你自己得争气，做个有出息的人。”

他挺直了魁梧的身子，站了起来，穿上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对母亲匆匆说道：

“我有点事，出去个把小时。”说完弯腰穿过房门，走了出去。走到院子里，经过窗户时，他又说：

“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刀子，过会儿妈妈会给你的。”

车站饭馆生意兴隆，昼夜营业。

这里是五条铁路的枢纽中心，车站人满为患。只有夜里，在两趟列车的间隔时刻，才能清静两三个小时。好几百辆军用列车驶进车站，又从这儿开往四面八方。从前线开过来，往前线开过去。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少腿的伤员，送往前线的是大批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两年来，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共有二十多人，十个跑堂的马不停蹄地来回奔波于餐厅和厨房之间。

保尔的工钱已从八个卢布加到了十个卢布。两年来，人长高了，也长壮实了。其间，他吃了不少苦头：先在厨房里打下手，烟熏火燎地烤了半年，后来又回到了洗碗间。是那个有权有势的厨子头把他赶走的，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倔犟的小男孩，常常扇他的耳光，又怕这犟小子说不定哪天突然捅他一刀。要不是保尔特别能干活，早就被赶走了。保尔干活最多，从不知疲倦。

在饭馆生意的高峰时刻，保尔拿着托盘，着了火似地一步三跳地在厨房和餐厅之间上下来回奔跑。

每到夜里，当饭馆两个餐厅里的忙碌停息下来后，堂倌们便

聚在下面厨房的小贮藏室里玩纸牌赌博，打“二十一点”和“九点”，瞎赌一气。保尔不止一次看到摊在桌上的大堆钞票。他们有这么多的钱，保尔并不感到奇怪。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班一昼夜就能捞到三四十卢布的小费，是半个、一个卢布地凑起来的。有了钱，他们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恨他们。

“该死的混蛋们！”他心里想，“像阿尔乔姆那样的一等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而我只拿十个卢布，可他们一昼夜就能捞上这么多，凭什么呢？不就上上下下端个盘子而已。而且狂饮滥赌，一下子就搞掉了。”

保尔认为他们和老板是一路货色，与他们格格不入，视若冤家对头。“别看这帮下流东西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别人，可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像有钱人一样，过着富足阔绰的日子。”

他们经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也把在养尊处优中喂得肥胖的老婆带来。保尔想：“他们的钱也许比被他们伺候的客人的钱还要多。”他对夜里发生在厨房隐蔽角落和饭馆仓库里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洗碗女工和女招待不肯为几个卢布就把肉体卖给饭馆每一个有权势的人，那她们是不可能在这儿干得长的。

保尔探索到生活的最深处，看见了生活的最底层。他多想追求新鲜事物，渴望获得新的体验呀。然而，向他迎面扑来的却是腐烂的臭气、泥坑的潮气。

阿尔乔姆未能如愿以偿地把弟弟安排到机务段当学徒工，那儿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离开饭馆，那座黑乎乎的大石头房子——机车库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保尔常到阿尔乔姆那儿去，和阿尔乔姆一起检查车厢，尽量帮他干活。

当弗萝夏离开饭馆之后，保尔更感到烦闷。

那个爱说爱笑、活泼大方的姑娘已经不在这儿了，此时保尔

才深深体会到，他与弗萝夏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早晨走进洗碗间，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尖厉的吵骂声，保尔便感到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孤寂和空虚。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着劈柴。他眯着眼睛看着火苗——炉火的暖气使他感到十分舒服。洗碗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想起了弗萝夏。当时的情景全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来到下面的厨房。出于好奇，拐弯时他爬上柴垛，往通常聚赌的小贮藏室里看去。

那儿正赌得起劲，扎利瓦诺夫正坐庄，兴奋得满脸通红。

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保尔回头一看：普罗霍尔下楼来了。保尔连忙钻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进厨房里去。楼梯下面黑乎乎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转过弯向下走去，保尔看得见他的大脑袋和宽肩膀。

楼梯上面又传来匆忙、轻盈的脚步声，接着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普罗霍尔，等一等。”

普罗霍尔停住脚步，回头向上面看了看。

“什么事？”他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

脚步声已经到了下面，保尔认出了那是弗萝夏。

弗萝夏抓住那堂倌的一只袖子，压低嗓子，吞吞吐吐地说：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那些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甩开她的手，恶狠狠地说道：

“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